

时代热题

特朗普反对什么样的多元主义？

丛日云*

各位下午好！很荣幸在这里见到尊敬的钱满素老师，她是研究美国文明的卓有成就的先辈。几十年辛勤地耕耘，让我们了解和理解真实的美国并从中获得教益。借这个机会，我对钱老师的工作和贡献表示深深的敬意并对她的大作问世表示祝贺！

一、中国知识界何以误判美国、误判特朗普？

研究美国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现代文明起源于西方，其基本要素都是西方创造的，但在西方世界，美国的贡献大约占一半以上的份量。现代一些关键的、重要的发明创造是美国人搞出来的。不单是科学技术，在现代文明的各方面：观念、理论、制度、规则等，美国都做出了巨大的开创性贡献。它是现代文明的开拓者和引路者。近百年来，美国也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对世界格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 20 世纪人类遇到的两次文明危机中，美国对于拯救现代文明、决定人类走向，都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今天的美国文明已经显露出一些衰落的迹象，但这个衰落是个漫长的过程，在可见的未来，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头号强国，甚至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强的世界帝国。说中国的综合实力已经超过了美国，那是极富“勇气”的学者才能说出来的话。

这样，就需要我们全面客观深入地了解 and 认识美国。不然，我们就会非常被动。以特朗普当选总统为开端，中美关系发生的巨大变化，让那些根据教科书和主流媒体认识和判断美国的人彻底地懵圈了。绝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特朗普会当选，许多专家为特朗普上台而欢欣鼓舞，认为让这个二货当总统，是美国人送给中国的一个“大礼”。中国领导世界的机会提前到来了。没想到，特朗普对“中国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数十年来，我们一边参与全球化进程，一边在控诉和抱怨全球化，强调战后的国际组织、国际关系规则包括贸易规则，甚至全球化进程本身，都是美国主导的，美国从中牟取了巨大利益，而我们是受害者。于是，我们的诉求是修改甚至推翻这套规则，在我们的参与下制定新的规则。没想到特朗普却出来说，是他们吃了大亏，现在是他们在不断地退群，不断地挑战或废除他们当初制定的规则，而我们的政府却成了这套规则的维护者。当特朗普政府反思对华政策，调整对华战略，正式将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时，许多中国人感到凌乱了，因为按他们的常识，美国不是一直都在遏制中国，甚至亡我之心不死吗？谈何调整？中美贸易战，按常规，中方的反应是抵制美货，但令许多人没想到的是，还有些东西，没等我们说不买，他却先说不卖来作为对我们的惩罚。有“国师”级的学者将收拾美国在华企业作为反制美国贸易战的王牌，可特朗普却明确地把吸引美国企业回到美国作为他贸易战的目的之一。

这一系列凌乱的背后，是对特朗普现象的认识存在巨大偏差甚至倒错，而这些偏差和倒错是基于对美国社会认识的大量偏见甚至无知。

中国知识界和媒体的误判，一定程度上也是受西方知识界和媒体误导的结果。西方知识界和媒体普遍敌视特朗普，给他安了很多的头衔。比如说他是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等等。这是激进左派和进步主义者根据他们的标准做出的判断，也有政治斗争中妖魔化对手的因素。国内一些人就被他们忽悠了。种族主义是个吓人的大帽子，保护国家边界和国内安全、拒绝非法和可疑的移民，这是履行一项很平常的政府职能，有选择地接受移民，是各国通例，怎么就成了种族主义的罪证呢？特朗普是民粹主义者吗？我以为，他是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保守主义，他的对手激进左派或进步主义者才是典型的民粹主义。特朗普怎么可能是孤立主义或贸易保护主义？他怎么可能反全球化？

* 丛日云，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大多数学者没看明白,开放是深入骨髓的美国精神,特朗普并不是什么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他是要重新调整全球化的秩序和规则。依美国的竞争力,他为什么要孤立自己呢?现在越来越清楚,特朗普是要一种新的全球化。他增加关税,你就以为他要搞贸易保护主义,其实这不过是个手段,他要通过这个手段摧毁对手的贸易壁垒。他声称他追求的只是“Free and fair trade”,即自由和公平的贸易。他在跟欧盟谈判时就亮出过最后的王牌,即双方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他不是随便说的,当他跟欧盟主席容克达成了初步意向之后,马上就发推特,喜不自禁:我们要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了。可见,这才是他真正的目标。他奉行“美国优先”原则也备受指责,哪个政府和领导人不是将本国利益置于首位?不然他就是卖国政府。他追求“让美国重新伟大”,这里的伟大不光是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还要恢复自信,承担起世界领袖的角色。这个“重新”表明,他是有样本的,我理解,他的样本就是自罗斯福到里根时代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角色。所以,他不会走向孤立主义,他追求的是传统保守主义的、以对美国文明的优越感、使命感和超强实力为基础的霸权和领导地位。

由于对特朗普的认识有严重的偏差和倒错,面对特朗普的行为,就会感到凌乱,就会觉得他不靠谱、不按常规出牌、多变、大嘴巴,其实这往往反映的是观察者想像出来的特朗普与真实的特朗普发生的冲突。像特朗普这样目标如此清晰、意志如此坚定执着,不惜冒着巨大风险和顶着巨大阻力,也要履行竞选时的承诺、实现政治目标的政治家,恐怕是罕见的。他不按常规出牌吗?我倒觉得他的行事逻辑只是依据常识,纠正以往违背常识的做法,没有什么高深玄奥之处。

只有你深入特朗普的内心世界,把握他的价值和信念,也了解美国的问题所在,才能理解他的行为,才会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将会怎样做。

二、此多元主义非彼多元主义

会议主办者确定今天的话题是美国的多元主义。特朗普遭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反对多元主义。要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得清楚,多元主义是个含义复杂的概念。那么,特朗普是反对所有的多元主义,还是反对某一类型的多元主义?就像说一个人反对平等,这是非常含混的说法。可以说,所有的人都反对平等,也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支持平等。意思是说,平等有无限复杂的内涵,大概总有你支持的平等,也有你不接受的平等。多元主义也是这样。

我这里按多元主义的内涵,将其分为三个层面。

首先是政治多元主义(political pluralism)。这种多元主义是自由民主政治的表现形式,是集权政治的对立物,包括由分权制衡、联邦制和地方自治、多党制、媒体独立、思想言论自由、政教分离、公民社会和利益集团等形成的制度架构和法律秩序。这样一种多元主义在现代西方政治生活中扎根很深,特朗普并没有去触动它,对其中一些要素,比如各州的权力,他比他的对手更热衷于维护它。

去年3月在这里举行过王建勋教授的《驯化利维坦》一书的座谈会,那时特朗普刚上台,人们对他充满焦虑和担忧。特朗普经常怒怼媒体,在“限穆令”问题上与法院又发生冲突。国内知识界一些人担心特朗普上台后,会破坏美国的自由民主、多元政治秩序,进而对全球的民主事业造成损害。我认为,这种担忧基于对美国自由民主、分权制衡的片面认识,也是对美国社会真实问题的误判,常常把自己心中的中国问题意识投射到了美国。

按美国宪法,对权力的制约监督不是只针对总统的权力,而是针对所有的权力。其方法之一,就是三种权力之间相互制约和监督。既有国会和法院制约总统,也有总统制约法院和国会,是三权之间的制约与平衡(check and balance)。所以,宪法授予总统权力对抗另两种权力。如果总统对另两种权力只是顺从,没有对抗,就是失职,就不能达到平衡。媒体与总统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并不是只允许媒体骂总统,而总统只能在媒体面前乖乖地当孙子,总统也有权批评媒体。媒体是巨大的第四种权力,也容易败坏,也需要受到制约和监督。特

朗普在所谓“限穆令”问题上与法院的冲突已经解决。在他做出了部分政策调整后，联邦最高法院支持了他。媒体与特朗普的冲突仍在继续。媒体控诉总统损害了言论自由和新闻独立，特朗普指责媒体是“假新闻”，充当了“反对派”的角色，甚至说假新闻媒体是“人民的敌人”。目前特朗普针对媒体的言论或许有不适当之处，但还没有超出合法的界限。也就是说，并没有否定政治上的多元主义。

美国多元主义民主根基深厚，它不会毁于特朗普这样的政治强人搞集权和独裁，而只能由于过分民主、过分多元而导致民主效能低下、社会整合失败从而逐渐走向衰落。在美国，并不存在总统使用权力摧毁言论自由的危险，真正值得担忧的是，商业化媒体天然的民粹化倾向、媒体精英的普遍左倾，以及媒体严重越位、追求媒体治国，从而损害民主治理的效能。民主制度必需在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使权力发挥其最大的效能间寻求一个合理的平衡，而不是偏向任何一方。今天的美国需要更多的监督还是更多的权威？我以为是需要更多的权威。特朗普对媒体的攻击有时使用了过激的语言，但他在努力遏止媒体的不良倾向，其言行并没有超越民主与法治的框架。

多元主义的第二层含义，一般表述为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它承认多元文化共存的现实，在宪法共识的基础上，尊重各少数族群、宗教、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的特殊文化，同时它又坚持在多元文化格局中主流文化的主导性，推动各种文化融入主流文化。在最低限度上，它承认各种文化相互批评与竞争的权利。自由主义限制国家权力，区分公域与私域，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必然带来社会生活方式、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多元化。这种多元主义在美国也是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的。在宪法共识的基础上，美国成了世界上对异质文化最宽容、多元文化色彩最强的国家。

对这种多元文化的尊重与宽容，是自由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特朗普这一派保守主义者所珍重的价值，所以，他不会也没有挑战和损害这种多元主义。

但是，文化多元主义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一个临界点，以后逐步发展出它的极端形式，即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这个多元文化主义将重心转向对文化多元性价值的强调，认为文化多元化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为此，它极力贬抑主流文化，欣赏、推崇甚至崇拜各少数族群、宗教以及社会弱势和边缘群体的文化。这样，美国的主流文化受到了严重侵蚀和削弱，从而带来文明的危机和衰落。从这个角度看，多元文化主义是西方文明的败坏性因素，它的流行其实是西方文明的自虐、自残与慢性自杀的行为。

特朗普反对的正是这种类型的多元主义。他想要美国“再次伟大”的含义之一，就是停止这种自杀行为，让美国文明重振自信、重现辉煌。

三、多元文化主义的谬误与危害

我这里只讲几个要点：

第一，多元文化主义走向了文化的相对主义，否定了现代文明的普遍标准，没有了是非、美丑、善恶、优劣、先进与落后、野蛮与文明之分，所有的文化在价值上都是同等的，都要得到同等的尊重和承认。有时甚至颠倒了现代文明的基本标准。结果必然导致落后文化不求进取，而主流文化失去自信和进取精神，带来文明的劣质化。

政治学家萨托利在批评多元文化主义时曾经讲过，如果各种文化的价值都是同等的，那就是对价值含义的破坏。价值是比较而言的，如果没有一般标准，没有高低之分，价值本身就不存在了。具体地说，文化或文明中的某些要素是没有高低之分的，属于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范围。但文化的核心是一套价值体系，它怎么可能没有高低之分？一个文化主张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另一个文化信奉男尊女卑、包办婚姻、一夫多妻，两者没有高低之分吗？自立、勤奋与依赖、懒惰的生活和工作伦理可以等量齐观吗？由一套价值或信仰体系外化的生活方式，也应该由现代文明的一般标准来评价。有的文化要给女童实行割礼（即

把她的阴蒂割掉), 有的要妻子为死去的丈夫陪葬, 有的只要强奸犯娶了被强奸的女子就可以免罪。这种两性关系模式、婚姻模式和文化习俗的背后, 就是对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的否定。按多元文化主义观念, 人家的文化如此, 主流文化就要予以尊重和承认, 不能用你的或你自称的现代文明标准来批评和否定它。说的极端一点, 哪怕是食人族的部落文化, 都要予以承认和尊重。

现代文明起源于西方, 西方社会也达到了现代文明的至高点。数百年中, 是西方文化向外扩张, 其他文明羡慕和学习西方文化。但这个过程如今已趋于停滞甚至逆转, 这个逆转的进程是信奉多元文化主义的西方精英们主导的。在殖民扩张的时代, 西方人曾经有一种文化自信, 他们曾用严厉的法律禁止一些民族野蛮落后的习俗(比如印度让妻子为丈夫殉葬的陋俗), 也曾经以非西方国家的法律比较野蛮为由, 要求给予他们治外法权。如今, 一些移民开始在移入的西方国家要求治外法权(比如实行沙里亚法), 这些国家的一些精英也准备接受这种要求。

这样一来, 维护和追求文化多元, 就意味着放弃了现代文明的基本准则, 也否定了主流文化融和其他文化的正当性, 结果必然是鼓励各种落后的、反现代的、野蛮的文化拒绝进步, 拒绝融入具备现代文明基本特征的主流文化, 理直气壮地表现自己并寻求扩张自己文化的影响力。其结果, 不是体现现代文明基本价值的主流文化融和异质文化, 而是异质文化侵蚀主流文化, 使现代文明向劣质化方向蜕化。

第二, 多元文化主义片面追求社会的文化多元, 将多元文化的现实变成多元文化的理想, 以至于走向越多元越好、文化的异质性程度越高越受宠的误区。结果必然导致美国文化的碎片化或“巴尔干化”。

无疑, 在一定的限度内, 文化的多元性是有正面价值、值得追求的。但是, 这种多元性要有一个限度。这个限度要从两个方面考虑: 首先是量的问题, 即各非主流文化占多大的份量, 是否在主流文化所能容纳和消化的限度之内, 是否会构成对主流文化的威胁; 其次是质的问题, 即各非主流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容性程度, 及其与主流文化的异质性、相斥性或冲突性所达到的程度。

一个国家不是简单的政治法律共同体, 不能只凭借外在的纽带联结起来, 它需要有文化认同的基础。如果在一个国家中, 一种或多种与主流文化异质性、相斥性相当高的文化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对这个国家的统一和内在凝聚力就会形成极大的挑战; 而它如果引进了过多的非现代甚至反现代的异质文化成分, 其现代文明的基础就会受到威胁。著名的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早就论证过, 互相冲突的亚文化的存在, 是一个国家走向民主的负面因素, 多元亚文化压力相当大的国家, 很难实行多元民主。有一些国家, 若干异质性程度很高的文化并存、甚至没有一个主流文化, 是历史上形成的无法选择的现实。这类国家的社会整合与政治治理都面临特殊的困难。

但美国的文化多元主义者相信文化越多元越好, 甚至与主流文化和现代文明异质性程度越高越得到他们的欣赏和青睐。他们不是承认文化多元的现实, 而是要通过运作身份政治, 强化身份特征和要求, 并不断细化身份, 人为地强化、扩大甚至制造(包括引进)一个文化多元的现实。美国左派把性别都搞出数十种了, 在数十种之外还有一个“其他”, 这个“其他”是让你自由发挥的空间, 还可以搞出无限多的品种。

多元文化主义者对移民的态度就是这种追求的一部分。到上个世纪 50 年代, 美国 90% 以上的人口是欧洲裔白人。近几十年, 由于移民的迅速增加, 美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2015 年, 美国小学入学的学生, 白人儿童已经不到一半。预计到 2045 年, 全国总人口中白人将不到一半。目前美国有约一千二百万拉美裔非法移民(有的研究认为近三千万), 这些非法移民生了约五百万孩子。在这种情况下, 文化多元主义者仍然主张开放边界, 慷慨接纳移民和难民。最近美国七百多个城市发生游行, 游行者的一个诉求就是废除 ICE(海

关和边境执法局)。可见，多元文化主义者完全没有国家主权边界的意识。

今天还是民族国家时代，在这种国际政治格局下，外来文化的进入需得到本土民众的同意，经过他们的选择。这是他们的权利或国家主权。如果本土民众不接受某种外来文化，那么，这种文化的承载者只有两种选择：放弃移入这个国家，或放弃自己原来的文化、主动融入这个国家的文化。折衷派的文化多元主义者金里卡就认为，移民与原住民不同，他们来到一个国家，就放弃了他们的文化权利。但绝大多数多元文化主义者不仅主张敞开国门，还鼓励外来移民固守自己的文化，拒绝融入主流文化。

我们知道，文明是一个生命体，其文化是其灵魂或精神，其物质载体是具体的族群，即创造和传承这种文明的民族或种族。你不能指望文化异质性很强、发展程度差异过大的其他民族传承你的文明。大规模的移民潮相当于一个文明的大换血。好的情况，是通过吸收异质文化（由异质族群承载）中有益的养份，或通过被文明水平更高的文化所同化，实现文明的提升；坏的情况，是吸纳的异质文化属于劣质文化，由此带来文明的倒退（比如文明民族被野蛮民族所征服的情况），或劣质文化异质性程度太高、其进入的数量和速度超过了主流文化的消化能力，从而带来文明的解体。

对于移民潮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特朗普这一派人忧心忡忡。他们担忧的不仅是恐怖活动、犯罪、福利负担和劳动力竞争等问题，更担忧的是鸠占鹊巢、美国传统的白人基督教文化的前途问题。他们甚至把大量移民的进入视为“软侵略”，但文化多元主义者对此却无动于衷甚至乐见其成。

多元文化主义对文化多元化的追求到了什么程度，我可以给各位讲两个故事。

2005年我到耶鲁做富布赖特访问学者，9月初与我同时在耶鲁报到的有一位塔利班政权外交部的高官哈希米。塔利班政权被摧毁之后，这个人到美军司令部自首，美军经过审查后把他放了。这已经够宽大了吧？接着有美国人出面帮他联系到耶鲁读书，居然被耶鲁录取了。哈希米说，我以为我要在关塔那摩监狱里度过此生，没想到还能到耶鲁读书。耶鲁的说法是，他的到来，丰富了校园的多元文化。的确是多了一元，可这是怎样的一元啊？是校园里有了一位极端伊斯兰恐怖组织的核心成员。他在耶鲁选了一门课就是“恐怖主义研究”。我想，课堂讨论时，同学们可以向他请教了。

2017年，有一个孟加拉裔穆斯林移民青年艾哈迈德（Ziad Ahmed）申请斯坦福大学，他提交的申请材料中，有一个栏目是：你认为什么最重要，为什么？这个学生的回答是将“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或译为“黑命攸关”）复制了一百遍。年龄大些的中国人都会想到文革中的那位“白卷大学生”，其实他比那位白卷大学生还过分。但和那位“白卷大学生”命运相似，斯坦福大学也录取了他。记得文革期间，有学生写作文时满篇就写一句口号：“毛主席万岁”，老师不敢不给高分，“政治正确”啊！“黑命贵”在美国，就相当于文革中的“毛主席万岁”了。有人为之辩解说，这个学生在别的方面都很优秀，并非只靠这一百个“黑命贵”被录取的。可这样的作文如果落在我的手里，肯定是零分吧？而在斯坦福大学在录取通知书中，高度赞赏了这个学生的做法，声称“每个看过你的申请书的人都会被你的激情、决断、成就和情感所鼓舞”。表示这个学生与斯坦福真是绝配，他一定会给校园带来某些“原创的、不同凡响”的东西，也就给百花园增加一朵奇葩。这个学生各方面的表现也许足以使这个学生被录取，但可以推断，让斯坦福大学的主考官如此激动的，正是这一百个“黑命贵”。

这样的多元化搞下去，就突破了适当的界限，带来平行的政治，将文化熔炉变成文化马赛克，国民整体素质下降，国家失去内在凝聚力，终致社会解体和文明的衰落。

第三，多元文化主义解构主体文化，甚至走向逆向歧视，瓦解国家的共同文化基础，带来主流文化群体的焦虑与危机感。这是西方文明的自残和慢性自杀行为。

西方历史悠久的多元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是在主流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宽容和尊重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文化，但多元文化主义却走向了极端。上个世纪60年代的造反运

动中，传统的左派由搞阶级斗争转向搞文化革命，由阶级政治转向身份政治，将主要攻击矛头由阶级敌人转向主流文化。他们要求少数群体的文化得到承认，既承认其差异，也承认其平等。但这种承认却是单方面的，少数群体文化对主流文化只有否定，没有承认。

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引领下，解构主流文化成为时髦，少数群体的文化受到无原则的推崇。似乎只要是原来受压制的文化，就成为道德的化身，就可以享受无限特权；而对于主流文化，传统男性白人基督徒的文化，无论怎么贬损、丑化、攻击都没关系；文化融和、大熔炉的观念都被视为傲慢、偏见和种族主义而被抛弃。我可以侵蚀你，不许你来融和我。这就是流行于美国的政治禁忌，即“政治正确”。这种政治正确属于后现代主义观念，但它既保护后现代主义文化群体，也保护前现代或反现代的文化群体。在这种政治正确的支配下，欧洲裔白人、男人和基督徒成为带有历史原罪的群体，被要求不断地忏悔和赎罪。大学中的美国史和西方文明史课程陆续被取消，代之以女性、少数族裔、移民、同性恋者的历史。莎士比亚不能讲了，要讲伊斯兰文学、黑人文学。圣诞节祝福“圣诞快乐”在一些场合也成为不适宜的行为。任何令少数文化群体的一些成员不快的言行，都被视为对他们的冒犯，而他们被冒犯的红线则越来越低。如钱满素老师亲身经历的，教师在课堂上只是简单地介绍一下统计学的事实，即黑人单亲家庭比例最高（约 75%），都被视为对黑人的侮辱，是种族主义，从而遭到围攻。

以往少数和边缘文化群体受到压迫，但在争取他们平等权利的同时，多元文化主义者采取了极端逆反的路线，在某些场合甚至形成了逆向歧视和逆淘汰政策，这相当于少数群体文化、弱势文化和边缘文化的“翻身得解放”。这个“得解放”是以“翻身”的形式实现的，即以前是你享受特权，如今轮到我来享受特权。以前我因身份受到歧视，如今我要因身份而被罩上金光，享有天然的道德正当性。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将文化多元主义视为反欧洲文明、反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当然也是反美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流行，必然导致主流文化的严重危机和主流文化群体的焦虑和愤懑。特朗普表达的就是这些人的感受和诉求。

第四，这种多元文化主义日益极端化，按其内在逻辑，最终会否定文化的多元，走向一元主义。这听起来是很吊诡的事情。本来，多元文化主义者是主张文化无限多元的，怎么会以一元主义为归宿？这是因为，他们的多元主张是有选择的、单向度的，即只承认各种少数文化和弱势文化的特权，牺牲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甚至将其变为弱势文化。这样下去，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主流文化这一元的衰亡。

西方的主流文化本身是宽容多元文化的，数百年来西方多元文化的格局也是它带来的。但多元文化主义都继承了西方左派不宽容的传统和战斗精神，将其信条原教旨化，奉行越多越好、异质程度越高越好的原则，将少数群体的文化罩上道德的光环，设置文化禁忌，即“政治正确”，压制任何对它的讨论和争议，哪怕是陈述一项为其所不喜欢的客观事实，也是对某个群体的冒犯。这本身即是一元主义的风格，是以一元主义的方式维护多元文化格局，受压制的是主流文化。在今天的美国，对言论自由最大的威胁，不是特朗普的政治权力，而是套在每个人头上的、无所不在的“政治正确”的紧箍咒。

在多元文化主义驱动下的身份政治，落脚点为身份群体而非个人，将群体的身份置于个体身份之上，其本身即具有反个人主义精神的整体主义倾向。更危险的是，在这种无原则的多元主义的庇护、鼓励和扶植下，反现代的文化迅速成长，不宽容的一元主义文化很容易坐大。后现代的文化日益瓦解主流文化，从而走向文化的马赛克、冷拼盘的趋势日益明显。这样的结局和乱象，就会使一元主义文化的的社会整合方案最终成为容易被人接受的选择。由于创造和代表了现代文明的主流文化失去了自信和力量，导致最自信、最有进攻性的一元主义才能成为主导文化，从而结束文化多元的状态。

这使我们想到历史上多神教与一神教的竞争。多神教比较宽容，一神教在经过现代文明洗礼之前绝对不宽容，并且具有很强的进攻性。在多神教国家兴起一神教的情况下，多神教

往往难以抵挡一神教的进攻。多神教可以容纳一神教，但一神教坐大后，绝不会接受多神教。最终，必然是一神教的一统天下。基督教当初在罗马帝国就是这样取得国教地位的，取得国教地位后，便开始迫害异教，并在欧洲基本上消灭了异教。现代化的基督教结束了宗教迫害，走向宗教宽容，并孕育了自由多元的社会。如今，后现代主义正推动着基督教文明演化为多神教，甚至是自虐型的多神教，结果是自我毁灭，为一种异质性的一神教让路。

四、换位思考：特朗普反对的是你所支持的吗？

在美国，以自由主义为根基的多元主义包括文化多元主义是根深蒂固的传统，人们不必担心特朗普会颠覆这种多元主义。特朗普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他所保守的传统中，就内含着政治和文化的多元主义。特朗普和他的追随者只是看到多元主义走向极端的恶果，要遏制这种倾向的发展。

如果你真正了解美国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是怎么回事，达到了何种程度，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你就会理解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面对的是什么局面，他们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显然，笼统地说特朗普反对多元主义容易产生误导，我们要问，他反对的是哪种类型的多元主义？准确的说，他坚守着传统的政治多元主义，也维护文化多元主义，他反对的是文化多元主义走向极端而形成的多元文化主义。

当我们追随西方左派媒体批评特朗普的时候，我们得问一下自己，特朗普反对的，是你所支持的吗？其实如果在中国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绝大多数人是难以接受的。比如学校里来了两个穆斯林学生，二千人的学校食堂就不再供应猪肉；比如“奥巴马厕所”，生理上属于男性而心理认同是女性的，就可以上女厕所，进女更衣室和浴池；比如平权政策，按种族比例分配上大学的名额，以及各种职位和机会，等等。如果在中国实行这些政策，你都认同吗？

美国已经有一千多万（有研究说近三千万）以拉美裔为主的非法移民，每天还有大量的非法移民涌进来。几十年间合法移民和被大赦的非法拉美移民已经达到近六千万。非法移民的子女免费上学，一些福利待遇超过退伍老兵，有的城市公开庇护非法移民，加州给一百多万非法移民颁发了驾照，还任命非法移民做政府官员；有的政客要求全民医保覆盖非法移民；所谓将被捕的非法移民“父母与子女分离”的做法，受到舆论严厉的抨击，但很少有人知道，由联邦政府照管这些子女，每个孩子每天的费用是 770 美元，其生活水平远超过美国公立寄宿学校；连“非法移民”这个词也属于“政治不正确”，得叫“无证移民”。特朗普要采取措施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把非法移民中有犯罪记录的、骗取福利的等几类人遣送回去。如果你觉得这是种族主义，排外的一元主义，那么，如果中国出现这种规模的移民潮，如果中国政府也实行像特朗普的反对者主张的那种政策，你是什么态度？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按美国非法移民所占人口比例，如果中国有五千万甚至一亿非法移民，某个外来族裔在几十年中，达到总人口的约 18%，也就是二亿多，你还主张继续开放边界，废除边境巡逻执法机构，接纳非法移民、并给非法移民如此“人道”的待遇吗？

我也问过日本教授同样的问题。日本老龄化少子化相当严重，到 2050 年就不足 1 亿人口了，其中三分之一是 65 岁以上的老人。但日本仍然拒绝开放移民，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不引进几百万中国人、几百万菲律宾人，几百万印尼人？中国人都知道，非法移民留在日本很难，以前过去的，基本上被他们清理干净了。蛇头们和非法移民很少打日本的主意。其实，日本人很清楚，如果为了解决劳动力问题而大量引进移民，日本就不是大和民族的日本了。既然如此，为什么日本学者也普遍批评特朗普的移民政策是种族主义呢？我觉得，特朗普遵循的是常识，也是各国通例。他并没有歧视已经成为美国公民的外国移民。他只是对想进入美国的移民说：这是我们的国家，你要进来，需要我们的同意；我们让谁进来，需要有选择。他说，“我们是有法律的，我们是有国界的，请不要非法进入我们的国家。”“我们国家不是难民营。”“任何国家都会守护他的边界，我们终于做了所有国家都做的事情。”

美国左派批评特朗普的移民政策时，使用的是全球主义或世界主义的标准。这个标准其实与一般中国人的观念差距甚大。在美国激进左派的心目中，美国文明完蛋了无所谓，彻底碎片化了也无所谓，哪怕美国文明被替换成了墨西哥文明、玛雅文明都没关系。他们认为，这些人想来美国实现美国梦，我们应该满足他们。其实，如果拉美移民来得太多，只能把美国也变成拉美，两边拉平，不光他们的美国梦实现不了，连带着把美国本土人的美国梦也打碎了。

亨廷顿曾指出，在美国，精英群体远没有民众爱国，我以为，他们也没有民众对美国传统文化的那种感情。他们与各少数文化群体、边缘和弱势文化群体联手，共同瓦解主流文化。他们不要什么美国伟大，人类伟大就行。最近民主党的纽约州长明确表示：“我们不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它也从来没有那么伟大过”（因为美国历史上犯下过罪恶和有过压迫行为）。他表达的正是左派精英团体对美国主流文化的痛恨和否定。亨廷顿曾批评美国政治精英，说一个国家的领导者解构他们所领导的人民，这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就与特朗普所代表的、以欧洲裔白人基督徒为主体的民众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特朗普一派人是爱国主义者，为建基于基督教传统的、传承自欧洲的美国文明而骄傲。于是冲突就不可避免：一方要解构主流文化，推动美国文化的进一步多元化，对美国文明的命运漠然视之；另一方虽然承认多元文化需要得到尊重，但要维护欧洲裔白人基督徒的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担忧美国文明的前途。有人形容，两者之间发生的是“文化战争”，甚至是“软内战”。

所以，我想提醒各位的是，当听到有美国人批评特朗普反对多元主义的时候，我们得知道，多元主义有几种，特朗普反对的是什么样的多元主义。

五、特朗普主义与美国文明的前途

美国今后的发展前景如何呢？假如说特朗普失败了，左派继续主导美国的进程，那就是继续慢性自杀的进程，美国文明的慢性自杀。当然，这个慢性自杀是个漫长的过程，不要以为美国马上就完蛋了。百足之虫还死而不僵呢，何况一个伟大的文明？既然是慢性自杀，就是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还很享受，还很得意，因为这看起来是个慷慨高尚的行为，但到了一定程度，就无力回天了。

假如特朗普很成功，他能干满八年，甚至还能让他这一派人继续干一段时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缓和阻遏这样的进程。特朗普不是仅仅在政策层面上改弦更张，他在努力扭转美国日益左倾的大方向。他实现了急刹车，突破了政治正确的禁忌，营造了一种新的舆论氛围，这一切，都影响深远。所以，不论特朗普这个人怎么样，他的一些具体做法有多少争议，我看到的，是他的基本思路和大方向，是要抑制属于美国文明败坏性因素的后现代主义，从而阻止美国文明的衰落。

当然，美国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很难改变，这个趋势就是由现代文明向后现代文明的过渡。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后现代的意识形态，这是它流行的基本环境。依线性历史观的思维习惯，后现代当然比现代要高级，很多学者都是按这个思维惯性来评价后现代主义的。但这个后现代却使西方文明对内失去发展的动力甚至走向解体，对外失去竞争力，多元文化主义就是西方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条件下，从内部成长起来的败坏性因素，它给西方文明带来真正的危机。

后现代主义流行的基础是现代化的成功。特朗普的现代主义路线如果非常成功，反倒使美国具备了继续向后现代文明过渡的条件；如果他失败了，在左派和进步主义者的主导下继续走后现代主义路线，美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就会下降，内部解体和文明衰落的过程就会加快。这样看，特朗普的行为，有如西西弗斯抵住从山上滚下的巨石，观察他的所作所为，让人想起“最后的罗马人”。许多美国人意识到，只有像特朗普这样回调到现代主义立场上，才使美国具有发展的动力和国际竞争力。可是，如果他很成功，美国人又过上了富足的、有

保障的好日子，他们又要玩起高大上的后现代主义。美国那些精英和衣食无忧的年青人更容易拥抱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就与此有关。

今后一段时间里，美国会在这样一个进程中反复调整。

也不排除特朗普的回调和左派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双方都不妥协，无法克制。甚至，发生严重的骚乱或内战也不是不可能。就美国内部两种人的价值观念的对立和冲突而言，我觉得不次于 19 世纪内战前的那种对立程度。内战前冲突的焦点，一个是州权和联邦权力的关系问题，一个是奴隶制问题，冲突最后是通过战争来解决的。要知道，并不是什么问题都能通过民主程序来解决，民主不是万能的。价值观的冲突达到一定程度，就可能突破民主的“博弈——妥协”的框架。当然，现代文明人类将战争的门槛提高了许多，在发达国家，大规模内战不易发生。但是，一种准内战、严重的骚乱是有可能的。很多西方保守派把大量移民的进入看作是“软侵略”或者“冷侵略”（cold invade USA）。他们觉得受多元文化主义支配的左派精英在出卖国家，毁灭白人基督教文明，他们绝不接受 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教徒）的美国被换血、被转换成别人的美国。而这些人同时也支持公民持枪的权利。

你可能觉得，特朗普的一些言行非常出格，撕裂了美国，制造了冲突，其实，如果不是特朗普上台，通过合法的手段对多元文化主义和进步主义的趋势予以遏制，美国真的就会走向更激烈的冲突甚至内战。

如果你了解美国社会的文化冲突，就会理解为什么特朗普这个人瑕疵很多，但仍有约一半的人支持他，最近他在共和党内的支持率达到 90% 以上，这是相当高的支持率。特朗普说的一些看起来有些粗糙和极端的话，他采取的一些争议极大的行动，好像是极具个性的言行，其实它们代表着美国文化冲突的一方，即拒绝多元文化主义的一方。

——根据在钱满素教授《文明给谁看》一书发布会（2018 年 8 月 29 日）上的发言记录整理。